

瑶族石牌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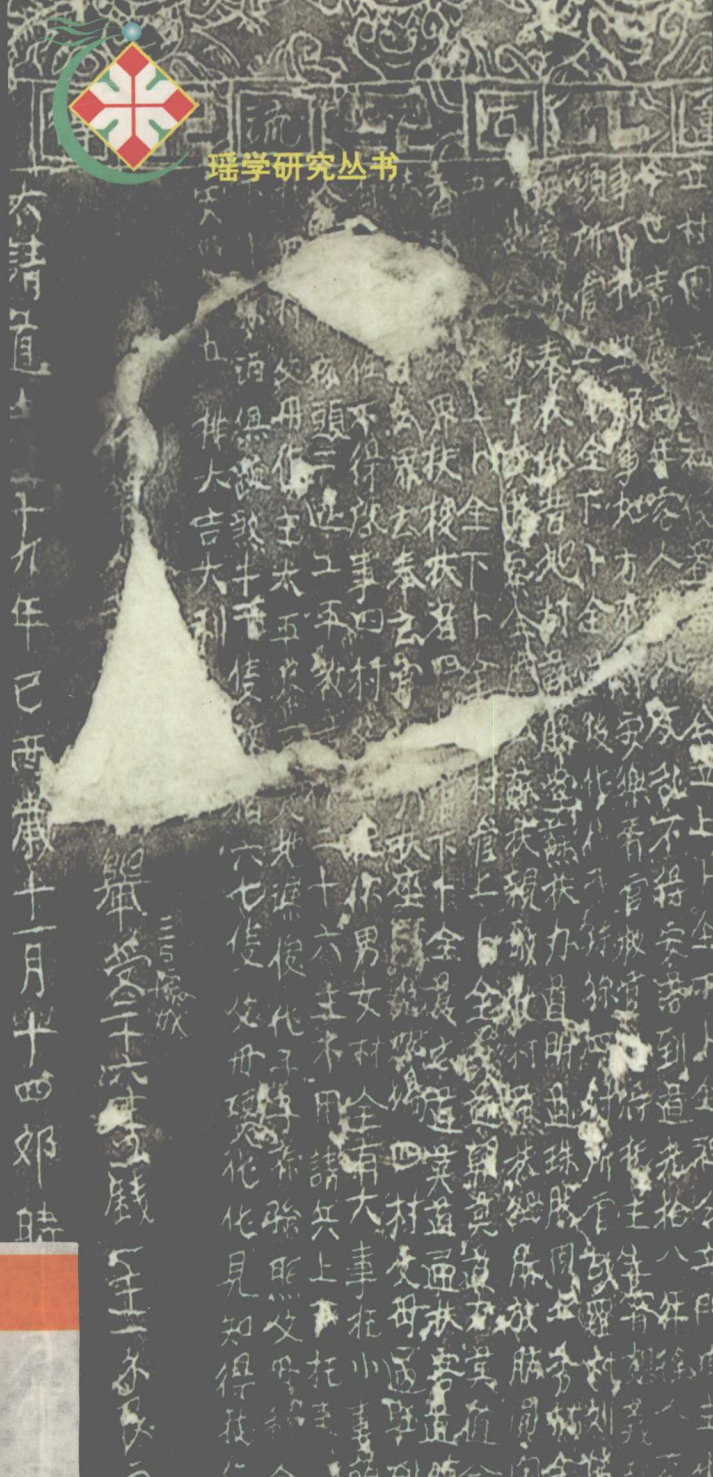
莫金山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瑶学研究丛书

三石牌成
舉受于六世錢至一

大清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歲十一月十四日郊時



瑶学研究丛书

瑶族石牌制

莫金山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瑶族石牌制/莫金山著.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8

(瑶学研究丛书/张有隽主编)

ISBN 7—5363—3797—3

I. 瑶… II. 莫… III. 石牌制—研究

IV. K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 第 40330 号

瑶学研究丛书

瑶族石牌制

莫金山 著

责任编辑	韦光化
封面设计	韩迎虹
责任校对	黄世杰
责任印制	蓝剑风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3-3797-3/C·108

定价:23.00 元

石牌分布示意图

(金秀瑶族自治县地图)

内部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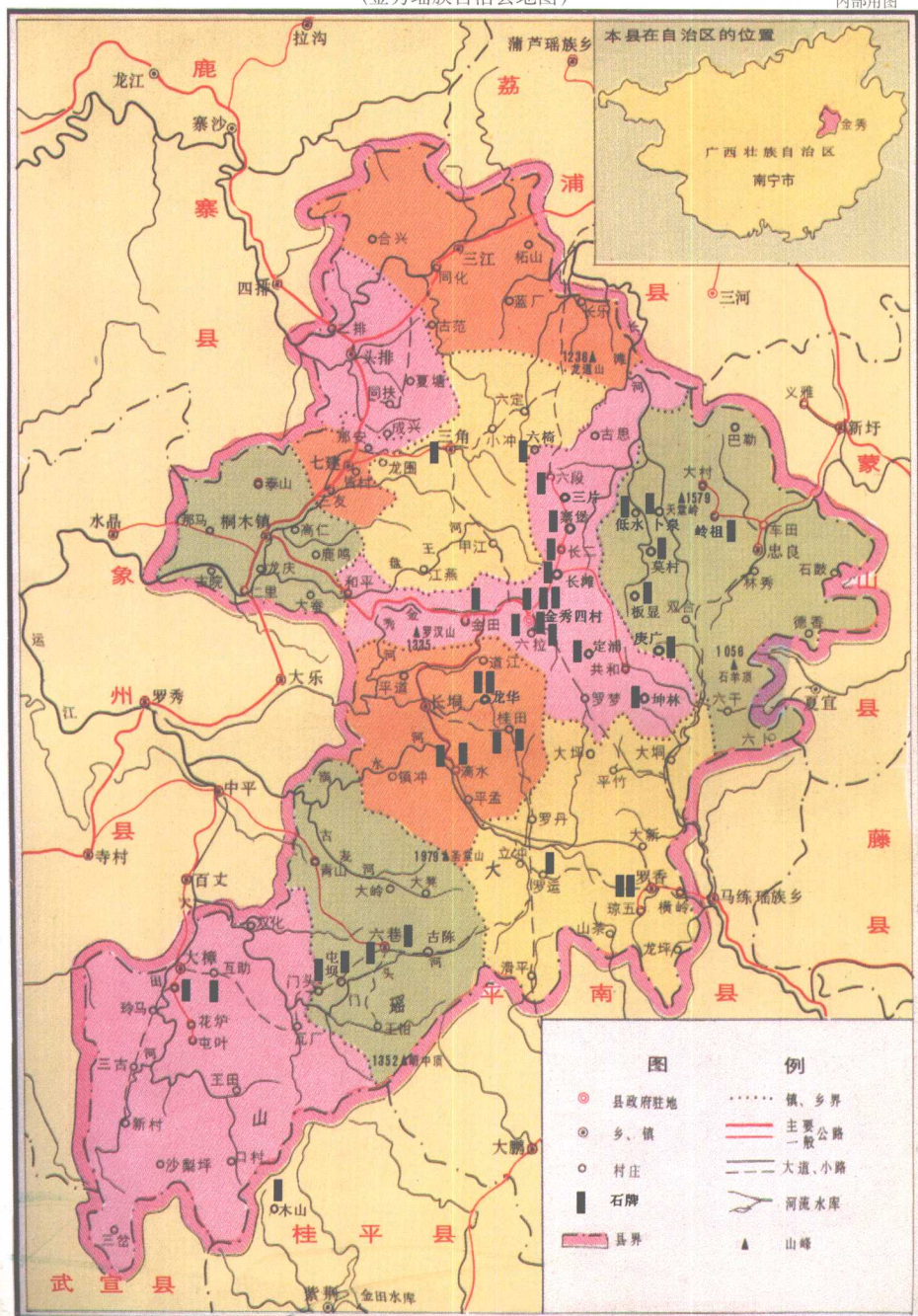




图1 成二、下故都等村石牌
明崇祯四年(1631)



图2 上秀、歌赦两村石牌
清顺治十一年(1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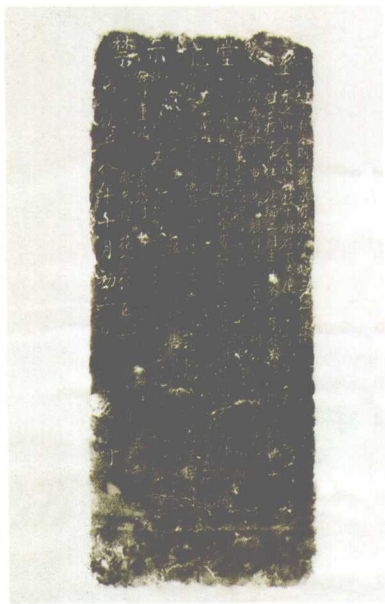


图3 义路等九村禁示龙堂石
牌 清嘉庆十八年(18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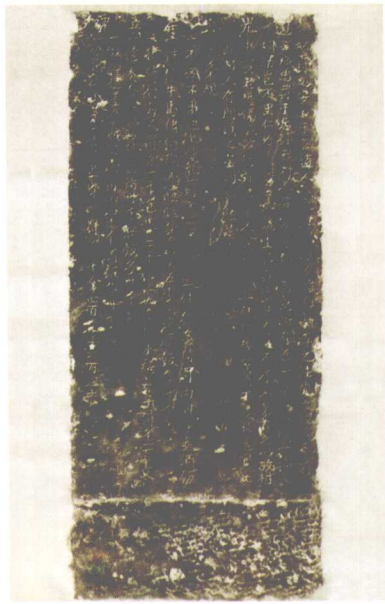


图4 互助等村石牌 清道光
六年(1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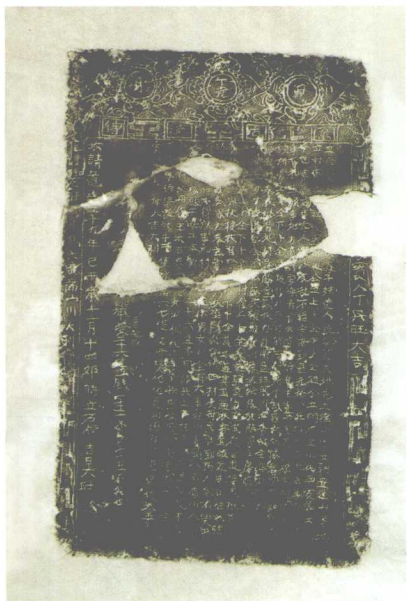


图5 上下卜泉两村石牌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图6 莫村石牌 光绪九年(1883)



图7 滴水、容洞等四村石牌 光绪十七年(1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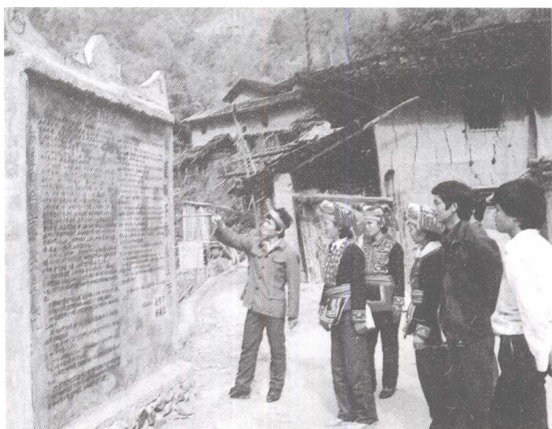


图8 大瑶山团结公约(1951)



图9 坪免石碑设立于此

图10 瑶山新石
牌 —— 村规民约



图二 设立石碑，杀牲歃血盟誓



图12 石牌头人判案，举草为筹（刘玉莲 摄）



图13 石牌头人陶玄天（茶山瑶，1956年任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副县长）



图14 石牌头人蓝扶霄（居中，身穿清朝五品官服）



图15 吃惩戒酒



图16 山子瑶



图17 茶山瑶与盘瑶（居中者）



图18 坳瑶



图19 花蓝瑶

图20 盘瑶民居



图23 盘瑶刀耕火种



图21 茶山瑶民居 (陶进达家)



图22 茶山瑶的田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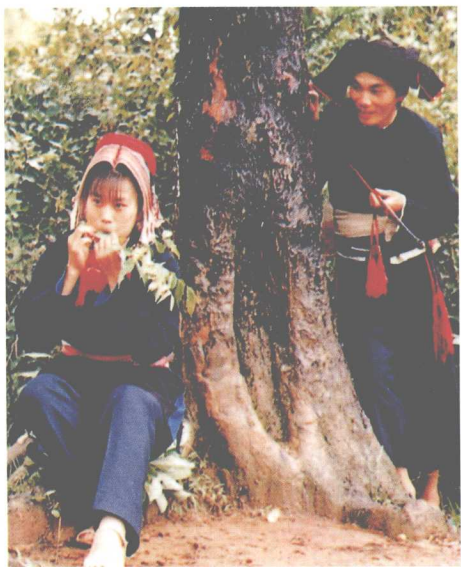


图 24 木叶声声传情意



图 25 爬楼



图 26
作者在金秀瑶寨调查采访

图 27 作者与青年朋
友在讨论石牌文字



总 序

张有隽

随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恢复发展，瑶族研究也在深入发展。出版社近年收到的瑶族研究书稿较多，便是例证。在此情况下，出版部门建议出版一套《瑶学研究丛书》，以便形成系列，扩大影响。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我是个读书人，教书匠。喜欢读书、买书、藏书。尤其是自己教学、研究的领域，每有新书出版，必欲先睹为快。但由于各种原因，民族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不但分散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而且印数很少，加上发行渠道不畅通，信息已难获得，搜求更加不易，影响也自然受到限制。比如费孝通教授与王同惠女士的《花蓝瑶社会组织》，是用功能的理论方法研究瑶族社会与文化的开创性著作，初版印行于1936年，解放后久未重版，我是在图书馆里读到它的原版，觉得这本书虽页码不多，但分量颇重。想仔细研读，自己手头没有。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我得到消息，但在南宁买不到。直到1990年3月上京参加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登门拜访费老，蒙他老人家从书柜里拿出一本送我，才解了渴。又如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彭兆荣教授的

《文化特例——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原系主任乔健博士的《漂泊中的永恒》、高级讲师谢剑博士的《连南排瑶的社会组织》，都是瑶族研究的力作，市面上买不到，由作者送给我的。因此，我的这类藏书在单位几成孤本，要参考的人只有到我这里借阅。由此可见专业人员的出书难，买书难，读书亦难。出版《瑶学研究丛书》，是否有助于学者出书，姑且不说，起码方便读者获得讯息、购书、读书，这是可以肯定的；同时，学术界、出版界借此扩大影响，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当然，出版学术丛书绝不仅是为了方便作者、读者和出版界，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学术的探索，文化的积累，服务社会的举措。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民族之众多，文化之丰富，现实问题之急迫，有永远研究不完的问题，也有永远需要研究的问题。社会演进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撑，而科学研究的发展有待文化资料的积累。学者进入那行钻那行，就爱那行；钻得愈深，爱得愈笃，希望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是人之常情，也符合社会需要。在具备一定条件时，集合力量，出版丛书，既展示成果，又能交流心得，促进研究，比孤掌难鸣的状况，回报社会岂不更多？

瑶族人口 230 余万，是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愈百万的 18 个少数民族之一。瑶族历史悠久，历史上迁徙频繁，分布面广，支系众多，构成复杂，文化特点突出，有许多历史谜团尚未解开。瑶族还是个跨国民族，居住在亚、欧、美三大洲九个国家；又是个发展水平较低，现实问题较多，急需要关注的民族。广西瑶学学会（原名广西瑶族研究学会）1984 年 12 月在南宁成立的时候，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期望开展瑶族研究，推动学术交流，弘扬民族文化，为瑶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服务。学会成立之初，就曾有过一个计划：筹集资金，搜集资料，

出版一套《瑶族研究资料丛刊》，一套《瑶族研究丛书》。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一直未能实现。而在这期间，国内各地陆续出版的各类瑶族研究著作计二十余本之多。由于上述原因未能集成丛书，这是件憾事。我作为瑶学学会负责人，深感愧疚。

社会上不懂情况的人可能会问：瑶族不过是一个人口 200 多万的少数民族，哪有那么多问题要研究？值得花费人力物力财力来出版一套研究丛书？不懂情况不见怪。但问题提出来了就应当回答。

人类学里有两个对立的观念，一个是“民族中心主义”，一个是“国际主义”。所谓“民族中心主义”，即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认为所站的民族什么都好，而别的民族则什么都不好，看着这里也不顺眼，那里也顺眼。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联的还有“我族中心主义”、“他族中心主义”两个概念。前者站在自己所属民族的立场上，以自己民族的认知标准来判断他族的是非优劣，故称“我族中心主义”，后者指他族的民族中心主义，各族都以自己为中心来判断是非曲直。而“国际主义”则是从国际的立场，以一种比较超然的眼光，来看待各民族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认为各民族文化只具有相对性，并无优劣之分。

我在这里拾起“民族中心主义”、“我族中心主义”的概念，并无意拿来当棍子打人。不懂情况而提出上述问题的人，是因为他们确实不懂情况，缺乏研究，用心不一定坏。但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些人喜欢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以自己民族为中心来衡量别的民族。比如强势族群的人，因为拥有各种优势，常常歧视弱势族群的人，用刻板的眼光看待弱势族群，认为弱势族群的人没什么名堂，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就应当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他所创造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宝库的一部分，都有其特殊价值。我们常感叹于人类力量的伟大，试看世界上二千多个民族，

都能适应地球上不同环境创造出众多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类群体，使全球各民族的文化显得那么丰富多彩。一个立意要探索人类文化演化规律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怎么会鄙夷一个弱势族群，认为没有价值而拒绝去研究他的文化呢？恰恰相反，从各民族文化变异中探讨人类文化的演化规律，才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有民族史学家应尽的光荣和崇高的使命。

如果强势族群有了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往往引起弱势族群民族情感的反弹，产生弱势族群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封闭性，排他性。世界各民族文化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因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只属于自己而为别的民族所没有的优点和长处。少数民族文化也有其优点和长处。少数民族可以而且应当为自己创造的文化自尊，乃至自豪。既不必因为别的民族有歧视自己民族的思想行为而自悲自弃，自我封闭与排外，也无需用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来对抗别民族的民族中心主义。

趁《瑶学研究丛书》出版的机会，我想在此说明：开展瑶族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瑶族而研究瑶族，而是为了认识社会，然后用我们获得的知识回报社会。要认识社会并不容易。社会指的是什么？以人类学的观点看，“简单说，社会是描述集体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的总称”^①。人类社会巨大而复杂多样。从认识的目标层次上说，开展瑶族研究在第一认识层次上当然是认识瑶族社会，但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还不行，还必须进入第二个层次即认识中国社会，如果不进入这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就不深刻，但光有第二个认识层次还不行，还必须要有第三个层次即认识世界社会，如果没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认识，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就不深刻。当

^① 吴文藻：《〈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48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

然，反过来也一样，如果我们不进行第一层次的研究，获得第一层次的认识，也很难获得和加深对第二层次的认识，没有第一、第二层次的认识，第三次层的认识也是不完善的。因此，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认识过程。一般说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总是在大学里接受了比较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获得相当的专业知识，包括有关中国和世界的知识，才进入自己的研究过程。然而，在大学里接受了专业训练，并不等于受过训练的人自己已具备了对于中国社会和世界社会的真知。因为那是人家证明了自己还未证明的。而要自己亲自证明一种理论并不容易。不说中国之大和世界之大，要认识起来非常困难，就说瑶族的社会与文化就非常复杂，认识起来已经不容易。因此，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要想取得理想的结果，就不能不讲究理论方法的取舍。比如，费孝通教授与王同惠女士 1935 年 10 月的花蓝瑶社会调查，就是在功能论的指导下用社区研究的方法进行的。他本人对此曾作过一番总结，其当年的导师吴文藻教授也有说明，都讲到用功能论的方法和社区调查方法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好处，并指出边境非汉族团的社区调查，对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和对解决边境实际问题的重要性^①。

回顾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的瑶族研究，发表的论著和调查报告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在一定理论方法指导下深入实地调查产生的精品。但毋庸置疑的是，有的报告比较粗疏，更多的报告只是一种民族志的平面描写，看不出作者在理论上要作何建树，有的虽然有观点，可惜这些观点已经过时了。在极左思想占支配地位的年代出版的瑶族研究著作，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分析瑶族的历史和文化，连盘瓠图腾崇拜都不让写，严重扭曲了历史。

^① 《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第 477～492 页。

今日的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各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正在加速变迁。今日的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流派纷呈。在学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见仁见智，都是允许的。但从人类学的角度言，我们对凡有志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愿为本丛书写作出版奉献才智的人提出几点意见：一要把握学术前沿状况，不作“我话我说”式的文化解读；二要认定研究瑶族社会与文化只是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种途径，如果把认识的目标只定位在认识瑶族这一水平上，那么，可能对瑶族都认识不清楚，研究也就失去了许多价值；三要深入实际，作切实调查，把研究工作做得扎实再扎实些，不要依赖二手资料东拼西凑，就来建立什么体系。须知，缺乏基础的建筑容易倒塌，是没有生命力的；四要注意把握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作民族志的比较研究，而不要孤立起来研究瑶族，单一民族的孤立研究不容易把问题弄清楚；五要把根据实际调查的研究法和根据文献档案的历史研究法相辅而行，因为我们由观察得到的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从历史演变而来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文化现象时，是不能忽略了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背景的。

《瑶学研究丛书》出版来之不易。丛书写好了是很有意义的。要把丛书写好不是没有一定条件，但要真正写好也并非易事。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不仅对认识瑶族社会与文化有所贡献，也应当对认识中国社会、世界社会有所贡献。

广西民族出版社决定出版瑶学研究丛书，几个年轻朋友要我任主编，并说几句话，于是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以为共勉。

2000年6月20日写于相思湖畔